
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、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

KILN PEOPLE 陶偶

【美】大卫·布林◎著 夜潮音 邹运旗◎译

我是唯一，却能分身变化
我是我，我似我，我非我



KILN 陶 PEOPLE 偶

【美】大卫·布林◎著 夜潮音 邹运旗◎译

KILN PEOPLE BY DAVID BRIN
Copyright: © 2002 BY DAVID BRIN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. VICINANZA, LTD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陶 偶/[美]布 林 著; 夜潮音 邹运旗 译.
-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2. 8
(世界科幻大师丛书)

ISBN 978 - 7-5364-7459-8

I. 陶… II. ①布… ②夜… ③邹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6840号
图进字:21-2009-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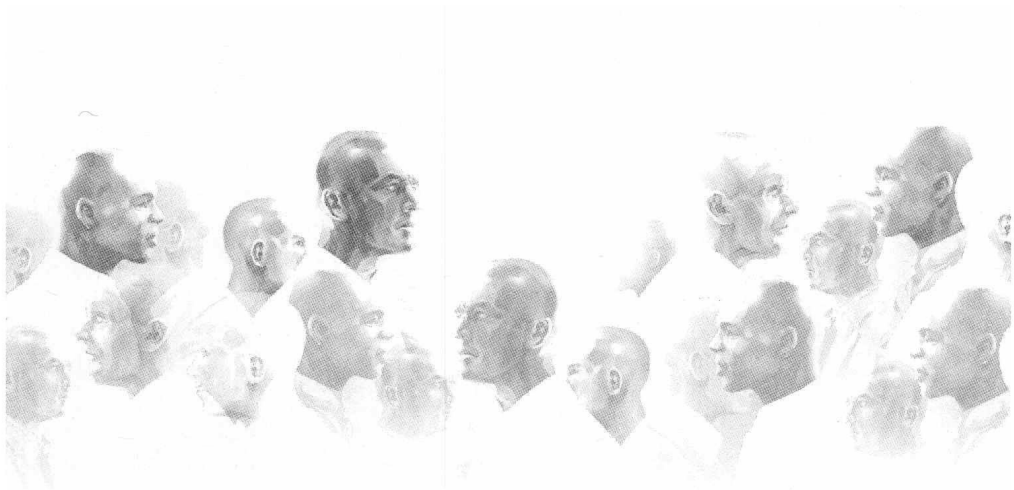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陶 偶

著 者 [美]大卫·布林
译 者 夜潮音 邹运旗
丛书主编 姚海军
责任编辑 宋 齐
封面绘画 刘军威
封面设计 漆 龙
版面设计 漆 龙
责任出版 邓一羽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
印 张 19.125
字 数 360千
插 页 2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12年8月成都第一版
印 次 2012年8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 价 42.00元

ISBN 978 - 7-5364-7459-8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部	1
第二部	229
第三部	397
第四部	569

第一部

再见！我得再一次煎熬于
这肆虐的内心之旅
——是坠入地狱还是保有激情肉体
……

但，当我焚毁于烈火
请赐我凤凰双翼
随我心意，翱于天际

——约翰·济慈
《欲重读〈李尔王〉》

1 | 绝佳的头颅配香槟

……星期一的绿色偶人带回了关于一条河的“温馨”记忆……

为生命奋战的时候，你没法温文尔雅。哪怕你这条性命不值一文。

哪怕你不过是一堆陶土。

不知哪里飞来的投掷物——我估计是块石头——“啪”的一声打在一步开外的砖墙上，碎片飞溅，溅了我一脸。附近没有任何掩体可以藏身，仅有一只塞得满满的垃圾桶。我一把抓过桶盖，挡在身前。

太及时了。另一枚投掷物正好打在盖子上，塑料桶盖立刻就被砸出个坑儿，要不然就该我的胸口倒霉了。

他们盯上我了。

这条小巷本来算是个好地方，可以让我藏一会儿喘口气，可没过多久，我就暴露了。巷子里阴冷漆黑，相比之下，连偶人的那点体温都显得十分突兀。贝塔的那帮子偶人不会在这个城区携带枪支——他们没这个胆子——但他们的弓弩上安装了红外线瞄准镜。

我必须逃离这漆黑之地。趁着弩手还在装弹，我举起手中的

临时盾牌，一头冲向灯火通明的剧院广场。

这个举动相当冒险，因为广场上挤满了真人。他们有的在咖啡馆就餐，有的在高档剧院附近徘徊。情侣们手挽手，沿着码头散步，享受着河岸的微风。只有几个五颜六色的偶人是我的同类——大部分是侍者，站在遮阳伞下的桌子周围，服侍着肤色平淡乏味的真人们。

在这里，我是不受欢迎的。在此寻欢作乐的都是感官俱全的个体，他们正享受着长长的人生。不过，要是我还待在小巷里，跟踪而至的我的同类会把我剁成鱼食。所以，我还是决定冒个险。

真该死！人太多了！我一边想，一边尽量绕过人群穿过广场，希望不要撞到哪位闲逛的真人。虽然我一脸正经，好像确有什么完全正当的理由要到那边去，但我肯定像天鹅群中的鸭子一样引人瞩目——不只是因为我的肤色，这身撕得稀烂的纸制外衣已经够显眼了。话说回来，要是你也挥舞着一只凹凸不平的桶盖，一边跑路一边还要提防身后暗巷里的偷袭，你也别想举止优雅。

又一颗石弹狠狠打在塑料桶盖上。我回头一看，一个黄色的人影正低头给他的弓箭装弹。几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在阴影里盯着我，估计在讨论怎么才能抓到我。

我钻进人群密集处。他们总不会冒着打中真人的风险，继续开火吧？

来自远古的本能——自那人造就了我这具陶土之躯时就一同铭刻进我的体内——大声嚷嚷着：快逃吧！但我现在面临的是另一重危险——来自我周围这些高贵的自然人。所以我尽量展示出应有的标准礼仪，向一对对情侣鞠躬，让路，这些人是绝不屑于为区区一个偶人让开道路或放慢脚步的。

有那么一两分钟，情形看来还不错，让我怀抱着虚幻的希望：女人们正眼都不瞧我一眼，好像我根本不存在；大多数男人的疑惑

盖过了对我的敌意。有一个小伙子居然满脸惊讶地为我让开一条路，好像我是个真人似的。我回报以微笑：将来有一天，我也会同样善待你的偶人，朋友。

不过，当我给下一个家伙让路时，对方就不那么友好了。他的胳膊肘狠狠捣了我一下，那双淡蓝的眼珠闪烁着寒光，挑衅地瞪着我。

我弯腰，鞠躬，同时讨好地挤出一个歉意的微笑。我一边给这位真人让路，一边强迫自己回想美好的记忆。想想早餐吧，艾伯特。散发着香气的咖啡，还有刚出炉的松饼。只要能熬过这个夜晚，就可以再次重温那些小小的快乐。

“我”肯定会再次享受到的。一个声音自心头响起，尽管享受的不是现在这具躯壳。

没错，我回答自己。但准确地说，那个“我”跟现在的我不完全是一回事。

我从这种老生常谈的存在主义话题中挣脱出来。说什么香气、松饼，我这种廉价的实用型消耗品其实并不具备味觉，此时此地的我没法理解那些概念。

终于，蓝眼珠耸耸肩，转身离开。紧接着的下一秒，一颗弹子打在我左脚边的路面上，蹦跳着掠过广场。

贝塔的偶人们肯定已经不顾一切了。我置身于真人市民中间，他们竟然也敢开火！众人四处环顾，有几对目光向我扫来。

回头想想，这个早晨从一开始就美妙得让人受不了。

我加快脚步。还有几米远就能穿过广场，但我被三个年轻人拦住了——三个打扮人时的年轻真人——故意拦住了我的去路。

“瞧见这头蠢骡子没有？”其中一个高个子说。另外一个，一身时髦的半透明皮肤，长着一双兔子眼一般的红眼睛，他伸出手指指着我，“嘿，你这偶人！急急忙忙想去投胎吗？你不会还指望着有

来生吧？瞧你这一身破烂，回去了也没人要你。”

我知道自己这一身是什么德行。在我逃出来之前，贝塔狠狠修理了我一顿。我离咽气还剩下短短的一两个小时，原本完好的人造身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酶衰变迹象。看着我拿在手中当盾牌的桶盖，那白化人哈哈大笑。他响亮地吸着气，鼻子一抽一抽的。

“太难闻了，就像一坨垃圾，让我倒胃口！嘿，也许我们应该投诉，你们说呢？”

“没错。怎么样啊，你这假货？”高个子斜着眼，“把你主人的代码交出来，叫他赔偿我们吐出来的饭！”

我举起一只手打算讲和，“别闹了，小伙子们。我要为我的原身处理紧急事务，必须马上回去。如果你们自己的偶人也受到这样的待遇，你们肯定也不会高兴吧？”

这三个家伙身后就是尤帕斯大街，我能看到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听到车辆的喧嚣。我只想快点找个出租车站点，或者在卫护大街找一间警亭，付一点儿小费，请他们提供一间冷藏保管室，直到我的主人过来接我。

“哈，紧急事务？”高个子说，“如果你的主人还想要你这破烂家伙，我敢打赌，他肯定愿意付钱给我们，对吧？”

第三个年轻人，身材短粗，皮肤黝黑，头发粗硬，他倒是很同情我，“喂，别为难这可怜的绿家伙了。你们看他怪着急的，让他赶紧回家交差吧。要是我们耽误了他，他主人没准儿会来找我们的麻烦。”

他倒是通情达理，就连那白化人都有点动摇，似乎马上就要退开了。就在这时，躲在小巷里的贝塔弩手又开火了，我当盾牌的垃圾桶盖没挡住，弹子打中了我的大腿。

就算傻子和醉汉也知道，偶人的人造肉身也会感觉到疼痛。我的大腿疼得火烧火燎，不由自主地撞向白化人。他一把将我推

开,气得大叫起来:“滚开,你这狗东西!你们都看见了吧?他竟敢碰我!”

“现在你该赔钱了吧?你这团臭泥巴!”高个子帮腔,“给我看看你的身份标签。”

我疼得发抖,但还是一瘸一拐地绕过去,让他站在我和小巷之间。这下跟踪我的人不敢再开火了,要不他们真的会打中真人的。

“你傻了吗?”我说,“没看见我中弹了吗?”

“那又怎样?”白化人的鼻孔翕动着,“我的偶人还总是被有机体斗士打坏呢。你见我抱怨过半句没有?更别提在这种地方找别扭了!快点给我看看你的身份标签!”

他伸出手,而我反射性地按住额头,那里植入了我的身份标签——一经要求,复制的傀儡必须向真人出示自己的标签。这起纠纷会让我付出代价……或者说,让我的主人付出代价。二者之间本来没什么差别,但如果我不能在一个小时内赶回家,差别可就大了。

“那好,去找一位警察或仲裁官吧。”我一边回答,一边整理了一下松弛的人造皮肤,“看看要支付赔偿金的到底是谁,你们这些混蛋!我受够这场无聊的闹剧了,你们竟敢一再妨碍持有执照的调查员。那些冲我开火的家伙是罪犯……”

我瞥了一眼小巷中的人影。贝塔那些黄皮肤的偶人穿着笔挺的纸西装,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姿态,正穿行于漫步的真人中间,不时鞠躬,让路,像一群谦恭有礼的仆役,看起来毫不引人注目,但他们脚步匆忙,速度极快。

该死!我还从没见过贝塔会如此孤注一掷。

“……我脑子里的信息是解决一起重大案件的有力证据。你们想妨碍我?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?”

有两个年轻人畏缩了,他们被我唬住了。我继续施压,“要是

你们敢阻挠我完成主人的托付,他会控告你们,你们要负法律责任!”

我们吸引了一大群围观者。他们可以阻止贝塔的人一小会儿,但时间仍然对我不利。

可叹的是,第三个无赖——就是一身半透明人造皮肤的那位——没被吓住。他拍了拍手腕上的显示屏。

“很好,我银行里的存款足够给这家伙放放血了。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得赔偿这偶人的主人,那干吗不找找乐子呢?来,放倒他!”

他抓住我的手臂,用力攥紧,结实的肌肉蛮力很足——真正的肌肉,可不是我这身贫血的仿制品。他捏得我很疼,但更让我痛心的是知道自己做过了火。如果我闭嘴不出声,他们或许已经放我一马了。要是我大脑中的数据丢失,贝塔就赢了。

这小子招摇地举起拳头,冲着人群炫耀,好像要一拳打断我的脖子。有人在小声嘀咕:“放过这可怜鬼吧!”但也有一些声音在不合时宜地煽风点火。

正在这时,“哗啦”一声响彻整个广场。声音非常大,围观者都循声望去。只见旁边的一家露天餐厅里,餐桌前的食客们纷纷跳开,躲避乱七八糟四处飞溅的酒水和碎玻璃——一个绿皮肤的侍者摔掉了手中的托盘。他一边连连道歉,一边忙不迭地用毛巾帮那些惊慌失措的顾客擦掉满身的玻璃碴儿。接着他滑倒了,捎带撞倒了一位气势汹汹的食客,他自己也结结实实摔了个屁墩儿。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,连餐厅经理也跑了出来,他大声训斥着绿皮侍者,努力安抚那些湿淋淋的食客。

除了这个白化人,没人注意我,没了观众似乎让他大为光火。

绿皮侍者不知轻重,还在用那块湿漉漉的毛巾擦拭着真人们,结果让他们更加生气。但有那么一瞬间,那颗绿脑袋冲我瞟了一

眼。他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向我示意。

机不可失，快走。

用不着他提醒。我把空出来的那只手伸进口袋，抽出一张细长的卡片——看起来仅仅是一张标准的信用磁卡。不过我捏了一下，它的一道边便迸出银光，发出不祥的嗡嗡声。

白化人那桃红色的眼珠瞪了起来。偶人是不允许携带武器的，尤其是非法的武器——我这一套没能吓住他，他露出了恶狠狠的笑容。我知道这次遇上了一个难缠的家伙，一个赌徒。这种人喜欢冒险，而且软硬不吃，我有过这种经验。

他更加用力地攥紧了我的手臂。有胆就来啊！他瞪起的眼睛这么对我说。于是我满足了他。我用力砍下去，嘶嘶作响的刀刃轻而易举切开了皮肉。

顿时，我们之间的空气被剧痛与愤怒所充斥。是他的剧痛，还是我的？没错，他很愤怒，也很震惊——在那个瞬间，因为移情作用，我似乎与这个顽固的年轻亡命徒融为一体，我们俩同样体验到了那种年轻的愤怒，那种自尊心受伤的感觉，以及身为亿万人群中的孤独者的极度苦痛。

我只犹豫了一瞬间，一次心跳那么短暂——但它完全可能让我付出高昂的代价。他正要开口大叫，我迅速转身，夺路而逃，一头扎进喧闹的人群。身后的年轻人破口大骂，他手中还挥舞着一截血淋淋的断肢。

我的断肢，刚刚从身上切下来，还在他眼前一跳一跳地抽搐着。他终于畏缩了，一脸厌恶地把那只断手丢到地上。

我向后扫了一眼，看到了贝塔的两个黄色偶人。他们一边匆匆避开惊慌的真人，有时还极不礼貌地把真人推到一旁，一边把弹丸压进手腕上的弓弩，准备随时向我开火。在这片混乱中，他们已经不用担心被人看见，或是因为冒犯公民而被惩罚了。他们一

心想要阻止我，不让我把情报送回去。

不让我即将分解的大脑中的情报泄露出去。

现在的我一定十分狼狈，脚步踉踉跄跄，一身破衣烂衫，一只断手还在滴滴答答地淌血，像个疯子似的一路大吼着叫真人们闪开。我已经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完成任务了，生命衰竭的迹象已经出现，机体休克和器官衰竭也越来越严重。

一名警察注意到了骚动，从第四大街冲进了广场，那身笨重的装甲咣当直响，他的蓝色偶人们则四面散开，包抄上来。他们没有装甲保护，所以身手灵活。它们无须任何指令，因为每个人都明白本体在想什么，行动起来比一个训练有素的步兵班还要迅速。他们唯一的武器——如针尖般锐利的指甲上涂着麻醉油——可以轻易放倒任何偶人或真人。

我权衡利弊，马上改变方向，离他们远点。

严格来讲，我这个偶人没有伤害任何人。不过，事情闹得有点大，给真人们带来不少困扰，甚至是麻烦。我当然希望能摆脱贝塔那些凶残的偶人，及时躲进警方的冷冻箱，好让我的原身能在第一时间处理好这些琐碎的民事纠纷，顺藤摸瓜彻底消灭贝塔。但这些警察也很可能弄出什么纰漏，而不能及时冷冻我，最近他们老出这样的岔子。

我敢打赌，不少私人和公共摄像机拍到了我的镜头。这会成为有力的身份认证吗？这张绿脸本来就够没特点的了，贝塔们的拳头更是让我面目模糊，更加难以辨认。这样一来，我要做的就简单了：把我这具破破烂烂的残骸弄到一个没人能找到，无法识别身份的地方。让他们去猜是谁引起了这场混乱吧。

于是我摇摇晃晃地向大河冲去，大喊着让路人闪开。

快跑上码头的堤岸时，我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：“站住！”警察的傀儡们都配有扩音器，用这东西取代了普通偶人的合成器

官……这种替代品真够令人毛骨悚然的,但绝对能引起你的注意。

我听到左边传来几声弓弦的锐响。一颗石子打中了我这具衰败的肉身;另一颗砸在路面上,反弹起来飞向了那个真人警察。这下子,警察的蓝色偶人们或许能发现那些黄家伙了。真不错。

不过我已经没时间考虑这些了,我的双脚已经伸进了水面。出于习惯,我在想,他们会不会用真空泵把水抽干呢……然后,伴随着河水飞溅声,我跳进了肮脏的河里。

我觉得,用第一人称讲述这个故事有一个大问题——各位都知道我一定平安归来了,至少可以从头到尾讲出这个故事。这样还有什么悬念呢?

好吧,我一头扎进河里并非故事的结束,尽管差点就此结束的。有一些傀儡的设计目的是战斗,比如那些被送进军事竞赛场的特殊型号,或是谣传的特种部队里的秘密型号。其他的偶人,造出来就是供人享乐的,它们的细胞过度活跃,脑中的记忆超量装载,所以存活时间不会很长。如果你肯多付点钱,还可以造出一个多长几只手脚或拥有超感官的傀儡,或者是会游泳的……

我是个廉价货色,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。但我和主人的其他偶人拥有超强的储氧能力,以便能长时间屏住呼吸。这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,因为别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用瓦斯毒气对付你,或把你扔进密封的汽车后备箱,甚至把你活埋。关于这些事,我有太多的记忆。当然,如果偶人的脑子死得太快,我也就不会拥有这些记忆了。

我很幸运。

河水冷得像月球表面,仿佛挥霍的时光一般在我身边席卷而过。当我在浑浊的河水中越沉越深时,一个细小的声音在耳边响起——过去的某个时候,我也听到过这个声音。

放弃吧，睡吧，这不是死亡。真正的你会继续活下去，带着你的梦想，他会活下去的。

真正的你不会死。说得太对了。准确地说，我的原身就是我。该死的，从昨天开始，我们的记忆就分离了。这一天，他可以打着赤脚、穿着内裤、窝在家里办公；而我却在这座城市的最底层寻寻觅觅，这儿的生命比大仲马小说里描写的还要廉价。但和我经历过的种种情形相比，此时此地的状况不过是小菜一碟。

我用一贯的方式回答了那个细小的声音。

去你妈的。

每一次我走进复制机，我的新偶人都会继承那种延续几十亿年的求生本能。

我想要求生。

双脚刚踏上黏糊糊的河底，我已经决心要挣扎求存。或许我没什么机会，不过这种事谁说得准？命运之神说不定会发给我一手好牌。再说，还有一个目标在激励着我。

不能让坏人获胜，永远不能让他们得逞。

虽然我可以长时间屏住呼吸，但行动起来还是非常棘手。我试图站稳脚跟，在烂泥里往前走。周围都是滑溜溜黏糊糊的，很难用上力。功能齐全的身体都会非常吃力，更不用说这具即将到期的躯壳了。

能见度几乎为零，我完全靠记忆和触觉往前行进。本来我想奋力挣扎到上游的渡口码头去，但随即想起克拉拉的游艇就停泊在一公里开外，剧院广场的下游。于是不再拼命和水流搏斗，而是顺流而下，尽全力不远离河岸就好。

如果造我的时候附带上调节痛觉感应强度的功能，这会儿就能帮上大忙了。因为缺乏这项附加功能——感谢那该死的低廉造价——我的脸痛苦地扭曲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可恶的烂泥里穿

行。但磨磨蹭蹭地缓缓前行反倒给了我一些时间，让我能好好思考我们这种生物生存在世必须面对的巨大烦恼。

我就是我。尽管我的生命十分短暂，但它仍旧极其可贵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放弃了它，跳进这条河，仅仅为了帮那个家伙省点钱。而那家伙，他会跟我的女友做爱，会享受我的成就。

那家伙，本来和我共享一套记忆。直到昨天晚上的那一刻，他（或我）躺进了复制机。然后，他占据了原本的躯体，我却要跑出来累死累活。

那家伙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我这一天过得有多糟糕。

每次使用陶偶炉都是掷硬币选正反。当你出来的时候，你会是哪一个？……会是本体吗？还是所谓的消耗品，傀儡，骡子，或是使用期只有一天的偶人？

通常情况下，这个问题无关紧要。在复制体到期之前，人们都会重新吸收偶人的记忆。就像一个人分成了两部分，然后又合而为一。但如果像我这样，偶人受了大罪，吃了苦头，情况就不同了。

我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思绪。毕竟，我这颗绿色脑袋不是造出来动脑筋用的。我得把精力用在手头的活儿上。于是我拖着两条腿，继续在淤泥里跋涉。

有些地方，就算你每天经过好几次，也很难记得清，因为你根本没打算上那儿去。比如说这里吧。人人都知道高特河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，清污船的拖网不可能打捞干净。这些漏网之物把我绊得东倒西歪：一辆生锈的自行车、一台破损的空调、几台老旧的电脑监视器，它们像僵尸的眼珠一样在身后瞪着我。在我小时候，他们时常会拖上来一整辆汽车，有时候里面还附带着几个乘客——那个时候还没有复制人，人们只能自己承担命运。

时代在发展。回想我爷爷那个时候，高特河里全是垃圾，污染严重。环境保护法让河流又有了生命，现在人们可以在码头抓鱼

了。鱼群有时会聚到一起，争抢从城市里掉落下来的可食之物。

比如说，我。

真人的肉体很坚韧，哪怕死后二十四小时也不会剥落。原生质韧性强、可持久，就算是淹死者的尸体，几天之内也不会腐烂。

但我的皮肤已经开始脱落了，在我跳进河里之前就开始了。我可以凭着意志力暂时屏住呼吸，但是现在，我这具仿制身体的定时有机链已经达到了极限，正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开始分解。气味散开，吸引了大量投机分子，它们为追逐食物，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，撕咬着我身上将要剥落的肉块。一开始，我还试图用那只残存的手臂驱赶它们，但这只会让我的脚步慢下来，而对食腐的鱼群没有多大影响。于是我干脆只是稳步前行，只有身上的痛觉传感器被贪婪的小鱼触动时，我才会伸一下手。

每当它们朝我的眼睛冲来时，我则会一把将它们打开。视觉还是需要的。

突然，一股热流从左边涌来，激流推着我偏离了原来的路线。水流也暂时赶跑了鱼群，给了我片刻喘息之机。

一定是哈恩大街的管道。

让我想想。克拉拉的船停泊在小威尼斯，应该是在这之后的第二个出口……还是下一个来着？

我必须尽全力穿过管道，不能被推进深水区，最后还要设法前往对岸的石头堤岸。不幸的是，食腐大军再一次集结——上面是鱼，下面是螃蟹——它们被我的伤口吸引，扑到我这具腐败的身躯上，一顿大吃大嚼。

长时间的艰苦跋涉之后，在水面下、烂泥里、残骸中的步履蹒跚之后，在蜂拥而来的撕咬之后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眩晕，视线模糊。

据说，无论何时，根据原生真人复制出的偶人，至少会原原本